



宋元通鑑

卅一之三

宋神宗



十一

特	別
U8	
3719	
11	



特
3719
11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一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一

起戊申至己酉凡二年

神宗一

熙寧元年春正月甲戌朔日食帝不受朝詔宰臣極言闕失帝嘗謂文彥博曰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彥博對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更張之韓絳曰為政立事當有大小先後之序帝曰太抵威克厥愛乃能有濟又謂彥博曰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

不可不豐大臣共宜留意節用因稱太宗朝有御侍
乞增俸命給十千輒差薄所賜太宗曰朕嘗爲供奉
官俸止十千爾敢以爲少邪遂幽囚至歿以此言之
事不可不勉也 丙申趙鼎罷鼎秉心和平與人無
怨惡在官如不能言然陰以利物者爲多時議比之
劉寬婁師德至是以老求罷知徐州 以唐介參知
政事先是宰相省閱所進文書于待漏院同列不得
聞介謂曾公亮曰身在政府而事不預知上或有所
問何辭以對乃與同視後遂爲常 二月壬戌貸河
東飢民粟 三月庚辰夏主諒祚歿于秉常立遣其

臣薛宗道等來告哀帝問殺楊定事宗道言殺人者
已執送之矣及李崇貴等至言楊定奉使諒祚嘗拜
稱臣且許以歸沿邊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
銀物初定歸時上其劍鑑而匿其金銀言諒祚可刺
帝喜遂擢知保安軍既而夏人失綏州以爲定賣已
故殺之至是事露帝薄責崇貴等而削定官沒其田
宅萬計遣劉航冊秉常爲夏國主遼遣使冊爲夏國
王先是諒祚之世嘗請去蕃禮從漢儀服中國衣冠
往往以漢官命其臣且數上表求九經唐史冊府元
龜正旦朝賀儀在宋以九經賜之 夏四月乙巳王

介甫行事
瑣瑣而開
口弘廓宜
其合也

安石始至京師時受翰林學士之命已七越月矣詔
安石越次入對帝問為治所先安石對曰擇術為先
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為哉
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
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為高不可及耳帝曰卿可謂
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
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
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漢昭烈
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為一子誠不世出之人也
安石曰陛下誠能為堯舜則必有臯夔稷契誠能為

以此意荐
衆正即名
相

高宗則必有傳說彼一子皆有道者所蓋何足道哉
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百年承平學者不為不多然
常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
雖有臯夔稷契傳說之賢亦將為小人所蔽卷懷而
去耳帝曰何世無小人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
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為堯舜也若使
四凶得肆其讒慝則臯夔稷契亦安肯苟食其祿以
終身乎五月禮官用唐故事請上御大慶殿受朝
因上尊號呂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
必於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募

飢民補廂軍 六月癸卯錄唐魏徵狄仁傑後辛亥
 詔諸路興水利乙亥河決棗強縣尋決恩冀瀛州丙
 寅命司馬光滕甫裁定國用 秋七月己卯以陳升
 之知樞密院事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
 上不聽定既殺上思其言于是復召用之 甲申京
 師地震自七月至十一月京師震者六河朔地亦大
 震呂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
 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
 上下至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
 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顏

淵問為那孔子以遠佞人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
 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疎惟
 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 韓琦復
 請相州以歸尋徙判大名府充安撫使 八月復行
 崇天曆以月食不效詔曆官雜候星客重造新曆至
 是上之占驗亦差遂復行崇天曆削奪司天少監周
 琮等一官 九月辛未初封太祖曾孫從式為安定
 郡王帝謂創業垂統實自太祖顧無以稱乃下詔封
 太祖諸孫行尊者一人奉太祖祀世世勿絕同知太
 常禮院劉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太祖傳天下于

太宗繼體之君皆太祖子孫不當別爲天子置後若
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
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至矣帝從之遂有是命從式德
芳之孫也 冬十月辛丑給天下繫囚衣食薪炭乙
卯出奉宸庫珠付河北買馬戊辰禁銷金服飾 十
一月癸酉太白晝見 丁亥郊執政以河朔旱傷國
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學士議司馬光曰救災
節用當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
以爲袞自知不能當辭職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者
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_{此句亦非不可不虛心}頭會箕

歛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
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
之言司馬遷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
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制引常袞事
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 呂公著薦周敦頤擢爲廣
東轉運判官 十二月庚申以判汝州富弼爲集禧
觀使詔乘驛赴闕 辛酉邵元罷以王韶管幹秦鳳
經畧司機宜文字韶遂行邊西蕃俞龍琦帥其衆內
附初韶爲建昌軍司理詣闕上平戎策三以爲西夏

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人古渭之西熙河蘭鄯皆漢隴西等郡吐蕃嚼廝囉一族國其間宜併有之以絕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為奇謀故詔有是擢章啓卒啓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博通經學尤長于周易太玄張方平趙抃薦為州助教不就里人范百祿從扣太玄啓為解述太玄再復攤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仁義之心予之於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艱其言溺其所以為數惡足以語玄哉賜號冲退處士

二年春二月己亥以富弼同平章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語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為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傳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一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賞邊功干戈一起所係禍福不細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

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
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此
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
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
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
然者及入對又言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
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為喜怒喜怒為用舍陛下好
使入伺察外事故奸儉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
張此必小人獻說於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
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

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有悔

庚子以王安石

知政事初帝欲用安石曾公亮力薦之唐介言安石
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
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
為政必多所更變介退謂曾公亮曰安石果大用天
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帝問侍讀孫固曰安石可
相否固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
宰相自有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
馬光韓維其人也帝不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
謂之曰人皆不能知卿以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

合下以財
用風俗為
其初說

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帝曰卿所設施以何為
先安石對曰末世風俗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行
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變風俗立法度
正方今之所急也帝深納之甲子議行新法王安石
右言周置泉府之官以權制兼并均濟貧乏變通天
下之財後世唯桑弘羊劉晏能合此意學者不能推
明先主法意更以為人主不當與民爭利今欲理財
則當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權帝納其說安石乃復言
人才難得亦難知今使十人理財其中容有一二敗
事則異論乘之而起堯與羣臣共擇一人治水尚不

能無敗事况所擇而使非一人豈能無失要當計利
害多少不為異論所惑帝曰有一人敗事而遂廢所
圖此所以少成事也乃立制置三司修例司掌經畫
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之利命陳升之王安石領
其事初泉人呂惠卿自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與安石
論經義多合遂定交因言與帝曰惠卿之賢雖前世
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
遂以惠卿及蘇轍並為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安石必
與惠卿謀之凡所建請章奏多惠卿筆也又以章惇
為三司條例官曾布檢正中書五房公事凡有奏請

朝臣以爲不便者，布必上疏條析，以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俾毋敢言。由是安石信任布，亞于惠卿。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頒行天下。安石與劉恕友善，欲引寘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且曰：天子方屬公以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先。安石曰：利以和義，善用之堯舜之道也。時爭新法，廟堂諸大臣議論多不協。安石曰：公輩坐不讀書耳。趙抃曰：君言失矣。皐夔稷契之時，何書可讀？安石不應。

羅大經曰：皐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旣生以來，便有書皐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書哉？特皐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真不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酌物，謹無着一能讀書之心，橫于胷中也哉。

夏人寇秦州，陷劉溝，保殺守將范愿，死傷者不可勝計。三月乙酉，詔漕運鹽鐵等官各具財用利害以聞。夏四月，河決地震，大旱，詔羣臣言闕失。丁未，唐介卒。介字子方，江陵人。年甫十三，父卒，官漳州家貧。州人有欲賻助之者，皆辭不受。及歸江陵，閉戶讀書。者七年，為學務窮聖賢。太原不以詞律自限，自進士及第，為尉令，以至參知政事，其所自奉，猶若平素。在言路，久名，敢言自非有益于朝廷，亦未嘗言為政寬靜。有體不避怨，不立恩。至是卒。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雖然，亦自有命也。帝臨其喪，是畫像不類，即命取禁中舊本賜其家，謚質肅。以薛向為江浙荆淮發運使。初，仁宗時，范祥為制置解鹽使，以鹽募商旅，輸芻粟于陝西實邊，公私便之。祥卒，以向繼領。向請兼以鹽易馬，王安石時領羣牧，主其說，請久任。向會淮南轉運使張靖言，向壞鹽法，且有欺隱。帝召向與靖對錢公輔、范純仁，皆言向罪。安石排羣議，抵靖于法，以向代之。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修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沮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

私薛向

逐滕甫

通鑑卷三十一
神宗一

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細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
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
帝以爲名言乃以南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南在帝
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肺腑帝知其誠
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南隨事解答不少嫌
隱王安石嘗與南同考試語言不相能深惡南會議
新法恐南言而帝信之因極力排南出知鄴州丁
巳從三司條例司之請遣劉燾謝卿材侯叔獻程顥
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察農田水利
賦役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

此亦一
會

不用士人也。有田以爲生故無逃亡之憂村魯而少
詐故無欺嫚之患今乃舍此不用竊恐掌財者必有
盜用之奸捕盜者必有竄逸之弊唐楊炎爲兩稅取
大曆十四年應當賦歛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租調
與庸既兼之矣今兩稅如舊奈何復取庸錢且官品
之家復役已久蓋古者國子俊造將用其才者皆復
其身胥史賤吏既用於官者皆復其家聖人舊法良
有深意奈何至於官戶而又將役之邪不聽薛向
請即永興軍置賣鹽場以邊費錢十萬繕儲永興爲
鹽鈔官本官自鬻之而罷通商從之五月癸未罷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一 神宗一

逐鄭獬
王拱辰
錢公輔

翰林學士鄭獬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知制誥錢公輔
獬權開封府不肯行新法拱辰與王安石議新法不
合公輔言勝甫不宜去薛向變法當黜安石惡之出
獬知杭州拱辰判應天府公輔知江寧府御史中丞
呂誨上疏言三人無罪被黜甚非公議上出奏示執
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盡理論情暴其
罪狀使小人知有所憚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六月
丁巳罷御史中丞呂誨王安石既執政士大夫多以
爲得入呂誨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將
對學士司馬光亦將詰經筵相遇並行光密問今日

逐呂誨

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衆喜
得入奈何論之誨曰君實亦爲是言邪安石雖有時
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
於用則疎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即位所
與圖治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顧可緩邪上疏言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
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誠恐陛
下悅其才辨久而倚毘大姦得路羣陰彙進則賢者
盡去亂由是生臣究安石之迹固無遠畧唯務改作
立異於人徒文言而飾非將罔上而欺下臣竊憂之

通鑑卷三十一
誤天下蒼生必斯人也疏奏帝方眷注安石還其章
疏誨遂求去安石亦求去帝謂曾公亮曰若出海恐
安石不自安安石曰臣以身許國陛下處之有義臣
何敢以形迹自嫌苟爲去就乃出海知鄧州誨既斥
安石益自用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誨
三居言職始論陳旭次論歐陽修最後論王安石凡
三見黜時人推其鯁直以知開封府呂公著爲御
史中丞時王安石嫌呂公弼不附已乃白用公弼第
公著爲中丞以偏之公弼果力求去帝不許公著言
於帝曰惟人君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言

則不爲邪說所亂矣帝善其言而不能用 壬戌太
白晝見 秋七月乙丑朔日食辛巳立淮浙江湖六
各均輸法條例司言諸路上供歲有常數年豐可以
多致而不能贏餘年歉難於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
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嚮徒使富商太賈秉公
私之急以擅輕重歛散之權今江浙荆淮發運使實
總六路賦入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凡上供之物皆
得徙貴就賤因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
以便宜蓄買而制其有無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
詔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專行于六路賜內藏

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
言非便帝不聽薛向既董其事乃
蘇轍言今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
售非賄不行是官買之價比民必
如前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
商之額所損必多矣帝方惑於王
均輸法亦迄不能就 巳丑韓琦
亮上英宗實錄 八月丙午罷范
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
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

遂范純仁

朕所倚信何為皆言粗對曰粗者
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
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變祖宗法度撻剋財利民心不寧
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
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敢怒者是
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可為監戒
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
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帝切於求治
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

累益知小志大貪近暗遂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
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
政今乃效桑弘羊行均輸之法而使小人搭剋生靈
歛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迥上心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肯孟軻鄙
老成爲因循弃公論爲流俗異已者爲不肖合意者
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降黜在廷之臣方太
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所不至道遠者理
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不可急求積弊不可
頃革儻欲事成急就必爲檢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

退安石以答中外之望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
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
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
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遂錄所上章申中書
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
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
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知和州 呂希哲以
父公著廢入官王安石以希哲有賢名欲用爲講官
希哲辭曰辱相公知父萬一從事將不免異同則疇
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辛酉以程顛王子韶並

呂希哲

婉而峻

諸公皆用意氣忿激
淳公獨敷陳古先字
字藥時又字字不犯
時諸公用毒淳公用
補讀者須開眼勿作
一篇道學文字讀過

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穎自晉城令改著作佐郎。至是，**呂公著**薦為御史。帝素知其名數，召見。每將選，必曰：「頻求對，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穎前後進說甚多，太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先，不飾辭辨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帝嘗使推擇人才，穎所荐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程頤**為首。又勸帝防未然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成之。」帝嘗召穎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帝歎賞以

不定則好
事喜功之
入入

為得御史體居職數月，章疏屢上，皆係教化之本。其論君道曰：「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

獨任則成
奸

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
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
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
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
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
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曉曉無復廉耻蓋亦
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
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體軋剛
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曰
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

直指而不
露開口正
學已明關
之矣

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
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
校之不修師儒之不尊無以風勸養勵之使然耳竊
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惟朝廷
崇尚教育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苟師
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
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謂
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
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克備足為師
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高

必不專講
理財

教有節序
作事有節
序明明說
被又不說
被

尚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于京
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
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
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洒掃應對以往修
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
之道務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于化成天
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
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于善者使日受其
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
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

至于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
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
游往來以祭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
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之成可為人師者使教于
縣之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
當修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
每歲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
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荒
行虧者罷歸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
家之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羣

通鑑卷三十一
士以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興其士于太學。太學又聚而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歸以爲郡守學師之罪。升于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臧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等差而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充薦其自州郡升于太學者一歲而後薦。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服者雖不處於學或處學而未久亦得備數論薦。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

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之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姦罔上者師長皆除其任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歲者皆不薦。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入學。在京師者入太學在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蔭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

通鑑卷三十一
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賓興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及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二等。上者聽授以完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中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政。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七歲而不中。升選者。皆論致太學。而考察之。爲二等之法。國子之大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薦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則增其秩。臣謂旣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

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不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謂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特留宸意。爲萬世行之論。王霸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

求治太銳
是伯者之
心此青雜
於君也

王氏之孝
如此

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耻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况下於霸者哉！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心自任，然後爲能克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致小康，其創法垂統，非可繼于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

必有所屬

神宗欲專
任一人故
言一德一
心必如此
方可專任

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書所謂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又曰：一哉王心，言致一而後可以爲也。古者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誠以謂不得其人而居之，則不若闕之之愈也。蓋小人之事君子，所不能同，豈聖賢之事而庸人可參之哉！欲爲聖賢之事而使庸人參之，則其命亂矣。既任君子之謀，而又入小人之議，則聰明不專而志意惑矣。今將

言更張之善於義理方完足○是時以更張變法罪介甫不知更張非過也不善更張之過也

救千古深錮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夫極聽覽之明盡正邪之辨致一而不一其能勝之乎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顧理所當耳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自古以來何嘗有師聖人之言法先王之治將大有為而返成禍患者乎願陛下奮天錫之勇智體乾剛而獨斷霈然不疑則萬世幸甚論十事曰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乎為治之太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

後聖豈不同條而其貫哉蓋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効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苟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非有古今之異聖人之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

好事亦有次第

通鑑卷三十一
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如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略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也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

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制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歿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神宗

三

禮義不興。貢士不本于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後。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食者。以爲國非其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之凶。即盜賊縱橫。飢羸滿路。如不幸有方

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以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備。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蹙辛苦。孤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

通鑑卷三十一
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于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材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赭，斧斤焚蕩，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繁，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

詞不迫而
意切至何
所置對

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而損益之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綱條度數，施爲注措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宜此曉然之定理，豈徒若迂疎無用之說哉？論養賢曰：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于學。

禁人開才
何才能盡

介甫器實
何如果公
論推論否

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為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為善。今天下之大豈謂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荐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

方爭青苗
忽爭此一
事其氣愈
不下亦諸
君子之過

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詔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帥臣職司之任為輔弼為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謂無負于天下矣。上皆嘉納之。壬戌貶判刑部劉。述等六人初知登州許遵上州獄有婦謀殺夫傷而。未死及按問遂自承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請從減論帝命司馬光與王安石議安石以。

議刑

劉述

劉琦

錢顛

通鑑卷三十一
 傳言為是光謂因他罪致殺傷者他罪得首原豈可
 以謀與殺分為兩事而謂謀為所因得以首原乎帝
 方意嚮安石而文彥博富弼等多主光議踰年不決
 至是詔從安石議凡謀殺已傷按問自首者減罪二
 等著為令侍御史知雜事兼判刑部劉述封還其詔
 執奏不已安石白帝詔開封府推官王克臣劾述罪
 述遂率侍御史劉琦錢顛其上疏曰安石執政以來
 未踰數月中外囂然陛下置安石政府必欲致時如
 唐虞而反操管商權詐之術與陳升之合謀侵三司
 利權取為己功開局設官分行天下驚駭物聽去年

曾公亮不終

貶述諷師元

因許遵妄議按問自首之法安石任偏見而立新議
 陛下不察而從之遂害天下太公先朝所立制度自
 宜世守勿失乃事事更張廢而不用奸詐專權之人
 豈宜處之廟堂以亂國紀願罷逐以慰天下曾公亮
 畏避安石陰自結援以固寵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
 依違皆宜斥免疏上安石奏先貶琦監處州鹽酒務
 顛監衢州鹽稅殿中侍御史孫昌齡始以附安石得
 進顛將出臺罵昌齡而去於是昌齡亦言王克臣阿
 奉當權欺蔽聰明遂黜昌齡通判蘄州安石欲置述
 於獄司馬光范純仁爭之乃貶知江州同判刑部丁

丁諷

王師元

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皆以附述忤安石諷貶通判復州師元貶監安州稅罷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轍與呂惠卿論多不合會遣八使于四方求遺利中外知其必迎合生事而莫敢言轍以書抵王安石力陳其不可安石怒將加之罪陳升之止之乃以轍為河南府推官

論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不當偏執爭勝卑踰尊疏踰戚自古用人之道亦不當蔑視新進唯開誠布公平心易氣酌其可否審其究竟不問其在人在我熟議而徐斷之可也盈庭聚訟亦何為哉當

時明道程先生入使中未嘗指斥其事迨後乃曰新法之害亦吾黨有以激成之詳味斯言蓋惻切而有餘悲矣

李參未嘗不足

九月丁卯行青苗法初陝西轉運使李參以部內多戍兵而糧儲不足令民自隱度麥粟之贏先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糧至是條例司請以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稅輸納願輸錢者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

通鑑卷三十一
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詔曰：可。乃出內庫緡錢百萬，糶河北常平粟，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爲青苗矣。初，王安石既與呂惠卿議定，出示蘇轍等曰：此青

苗法也有不便，以告勿疑。轍曰：以錢貸民，本以救民，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踰限。如此則恐鞭笞必用，州縣之事煩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糶，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今此法見在，而患不修，公誠能有意於民舉而行之，則晏之功可立矣。也。安石曰：君言誠有理，當徐思之。由是逾月不言。青苗會京東轉運使王廣淵言：春農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

分曉

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法合安石始以為可用召廣淵至京師與之議于是決意行焉 壬辰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司馬光諫曰惠卿檢巧非佳士使王安石負謫于中外者皆其所為也帝言安石不好官職自奉甚薄可謂賢者光曰安石誠賢但性不曉事而懷此其所短也又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好邪而為安石謀主安石為之力行故天下并指為奸邪也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辯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

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胎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 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講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也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條例苟用條例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它語抵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

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民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光又講漢史至賈山上疏因言從諫之美拒諫之禍上曰舜聖讒說殄行若臺諫欺罔爲讒安得不黜光曰進讀及之爾時事臣不敢論也及退上畱光謂曰呂公著言藩

終
呂公著不

鎮欲與晉陽之甲豈非讒說殄行也光曰公著平居與儕輩言猶三思何故上前輕發乃爾外人多疑其不然上曰此所謂靜言庸違者也光曰公著誠有罪不在今日向者朝廷委公著專舉臺官公著乃盡舉條例司之人與條例司互相表裏使熾張如此乃始逼於公議復言其非此所可罪也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王安石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皆以爲非也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刑冬十月丙申雷弼罷時王安石不用事不

升之不終

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還章數十上帝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帝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遂出判亳州弼恭儉孝敬好善疾惡常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待其得志遂肆毒于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以陳升之同平章事升之既相帝問司馬光近相升之外議云何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皆閩人二參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風俗何以更得淳厚帝曰升之有才智

曉民政光曰。但不能臨大節。不可奪耳。凡才智之士。必得忠直之人。從旁制之。此明主用人之法也。帝又曰。王安石何如。對曰。人言安石奸邪。則毀之太過。但不曉事。又執拘耳。是月。城綏州。初。夏主秉常既寂。秦州復上誓表。請納安遠塞門。二砦。以乞綏州。詔將許之。鄜延宣撫郭達上言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綏朝議。以為然。賜以誓詔。夏主遣其臣用訛來言。欲先得綏達命機宜文字。趙高等如夏。交所納二砦。且定地界。用訛對曰。朝廷本欲得二砦。地界非所約。高曰。然則塞門安遠二墻

郭達

墟耳。安用之。二砦之北。舊有二十六堡。且以長城嶺為界。西平王祥符所移書。固在也。周訛語塞高以夏人渝盟。請城綏州。不以易二砦。從之。改名綏德城。戊戌。以蕃官禮賓使折繼世為忠州刺史。左監門衛將軍。崑名山為供備庫使。仍賜姓名趙懷順。十一月乙丑。命韓絳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欲傳會王安石。以固其位。安石亦以議論盈廷。引升之為助。升之知其不可。而竭力為之用。安石德之。故先使正相位。升之既相。乃時為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因言與帝曰。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請罷制

韓絳不終

升之改過

置三司條例司。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于理？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但令置制三司一官，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轉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行。至于制置三司條例，何為不可？由是二人遂不合。安石乃薦絳，共事。安石每奏事，絳必曰：臣見安石所陳非一，皆至當可用。陛下宜省察。安石恃以為助。丙子，頒農田水利約束。自是進計者紛然。數年間，諸路凡得廢田萬七百九十三處，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而民給役勞擾。置諸路提舉官。

條例司上言：民間多願借貸青苗錢，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仍詔諸路各置提舉一員管當，一員掌行。青苗免役農田水利諸路凡四十一人提舉。官既置，往往迎合。王安石意務以多散為功，富民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為保首。王廣淵在京東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以為不便。廣淵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諫官李常、御史程顥論廣淵抑配，搭克迎朝廷旨意，以困百姓。會河北轉運使劉庠不散青苗錢，奏適至。安石曰：廣淵力主新法，而遭劾。

李常

劉庠

明道可去矣

劉庠欲壞新法而不問舉事如此安得人無向背由是常顛之言皆不行詔舉遺逸中丞呂誨龍圖學士祖無擇及吳充皆以邵雍薦除雍秘書省校書郎穎州團練推官雍引疾不起時歐陽修呂公著素重常秩故穎川再薦秩王安石方行新法朝臣皆以為不便思得山林之士相合召秩至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以至待制帝浸薄之安石自是亦薄其為人矣公著亦以嘗薦秩居常怏怏不樂程頤謂公著曰雖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閏月壬子置交子務遣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

祖無擇

田水利差役事十二月下祖無擇秀州獄初無擇與王安石同知制誥安石嘗有一人饋潤筆物辭之不獲取置諸院梁上安石憂去無擇用為公費安石聞而惡之及安石得政乃諷監司求無擇罪會知明州苗振以貪聞御史王子韶使兩浙廉其狀因迎安石意遂連無擇在杭州貪賄時無擇知通進銀臺司自京師逮赴秀州獄巧詆無所得遂誣以他事謫為忠正軍節度副使安石因言于帝曰陛下遣一御史出即得祖無擇罪乃知朝廷於事但不為未有為之而無效者無擇以言語政事為時名卿被誣放棄士

興獄

劉彝

論惜之 丙戌帝以監司郡守有老不任職者則與
閒局王安石亦欲以處異議者遂增置三京留司御
史臺國子監及諸州宮觀官使不限員 召胡瑗門
人劉彝入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
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
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
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
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
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
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媮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

錢藻

孫覺

錢公輔

朱光庭

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
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
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
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
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
輔之簡諒皆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
者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于人者不可勝數
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嘆美之不足者也上悅
召朱光庭入對言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
之或非聖意故有便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

張載

被福矣。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時，帝將一新百度，思得才哲之士謀之。呂公著上言曰：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乃自渭州僉判召見，問以治道。載對曰：為政不法^{即明道之意}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遂有是擢。一日見王安石，安石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載曰：朝廷將大有為，天下士願預下風。公若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安石默然。明州苗振獄起，尋命載按獄。浙東程顥上疏曰：臣伏聞差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

出張載

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獎，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源。于治政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蓋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鈞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止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人，而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

通鑑卷三十二 宋紀
士之體將有所失。况苗振罪犯明白，情狀已具，得一公平幹敏之人，便足了事。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安石曰：淑聞如臯陶，猶獻囚，此何傷！竟命之往。

戊午三月六日加點了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二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二

庚戌
一年

神宗二

熙寧三年春正月乙卯詔諸路散青苗錢禁抑配

戊午罷判尚書省張方平初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方平尋以喪去服闋以觀文殿學士判尚書省安石言留之不便遂出知陳州及陞辭極論新法之害帝爲之憮然未幾召爲宣徽北院使留京師安

方平改過

石深沮之方平亦力求去乃復出判應天府以周
敦順爲虞部郎中提點廣東刑獄敦順曰刑者民之
司命情僞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
能治也於是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
癘之侵雖荒嶮絕島人跡所不至處皆緩視徐按以
洗冤澤物爲已任俄得疾聞水囓其母墓遂乞知南
康改葬畢曰強疾而來者爲葬耳今猶欲以病汚麾
紱邪遂謝事居廬山蓮花峰下有溪合於湓江乃
取道州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有終焉之意 二月
巳酉河北安撫使韓琦上疏曰臣準散青苗詔書務

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
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
數三等以上更許增借且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
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借錢一千納一千三百是
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相違又條約雖禁抑勒然不
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雖或願請請時甚易納
時甚難將來必有督索同保均陪之患陛下躬行節
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典利之臣紛紛
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乞罷諸路提舉官第委提點
刑獄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其疏以示執政曰琦真

此又大
機會

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王安石
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如
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
臣今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
法抑兼并振貧弱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
乎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
青苗法趙抃請俟安石出安石求去帝命司馬光草
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辯帝
為異辭謝之且命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安石

安石入謝因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朋比欲敗先王
正道以沮陛下此所以紛紛也帝以為然安石乃起
視事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令曾布
疏駁刊石頒之天下琦申辨愈切且論安石妄引周
禮以惑上聽皆不報時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為言
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
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
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
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使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
者故帝信之不疑 壬申以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固

通鑑卷三十一
辭不拜初光素與王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
三又與呂惠卿辨論于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
訪之安石安石曰外托廟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所
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
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
異論之人倚以爲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
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
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
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
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

儒者之言

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
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
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
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
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
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必委歿溝壑壯者必聚而
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
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它事爲辭光對曰臣未
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會安石復起視
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救誥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

出范鎮

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鎮奏曰由臣
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許之乙酉韓琦以論青
苗不見聽上疏請解河北安撫使止領大名府路王
安石欲沮琦即從之三月己亥始以策試進士初
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
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意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
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
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邵武人所對策專投合用
事者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
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為第一蘇軾謂

宋敏求

貶孫覺

祖洽詆祖宗以媚時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風化乃擬
答進士策獻之上以示王安石安石言軾才亦高但
所學不正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數請
誡之丙辰立試刑法及詳刑官帝因王安石議謀
殺刑名疑學者多不通律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
職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按取其通曉者補刑法
官未幾選人任子亦試律令始出官或言試刑法世
指為俗吏故應者少益高科不試人不以為榮乃詔
悉試貶知審官院孫覺知廣德軍帝初即位覺為
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援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神宗二

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知審官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覺對曰：「惠卿辨而有才，過於人數等。特以爲利之故，屈身安石。安石不悟，臣竊以爲憂。」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首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羸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莽時。况國用專取具於泉府，則冢宰九賦將安用邪？聖世宜講求先主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

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曾公亮言：「畿縣散青苗錢，有追呼抑配之擾。」安石遣覺行視虛實。覺言：「民實不願與官相交，望賜復罷。」遂坐奉詔反覆貶知廣德軍。程顥上疏曰：「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依青苗錢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觀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于未亂。况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亟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蓋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機繫乎事始。衆心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強，言語必勝。而近日所聞，尤爲未便。伏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見制置條例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行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公議因小事而先失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柄臣尚持固必是致輿情大鬱衆論益謹若欲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百爲孰若沛大恩而新衆志外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况糴糴之法兼行則儲蓄之資自廣在朝廷未失于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騰伏乞檢會臣所上言早賜施行則天下幸甚 夏四月戊

貶公著

辰貶御史中丞呂公著時青苗法行公著上疏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辨而能得人心者也管仲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管皆賢而今皆不肖乎王安石怒其深切會帝使公著舉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遂誣公著言韓琦欲因人心如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于是貶公著知潁州且命知制誥宋敏求草制明著罪狀敏求不從但言敷陳失實安石怒命陳升之改其語行之

賈趙汴

已卯趙抃罷安石持新法益堅抃大悔恨上疏言制置條例司建使者四十餘輩騷動天下安石強辨自用詆公論爲流俗違衆罔民順非文過近者臺諫侍從多以言不聽而去司馬光除樞密不肯拜且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舍爲大今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懼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奏入懇求去位乃出知杭州抃長厚清修爲政善因俗施教寬猛不同以惠利爲本韓琦稱爲人中表儀已不及也既又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六

陳襄

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抃獨榜衢路冷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抃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以韓絳參知政事侍御史陳襄言王安石參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爲相而絳繼之曾未數月遂預政事則是中書大臣皆以利進乞罷絳新命而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庶不害于王政而足以全大臣之節矣不報癸未以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罷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定少受學于王安石舉

罷宋敏求

蘇頌李太
臨

進士為秀州判官孫覺薦之朝召至京師李常見之
問曰君從南方來民謂青苗法如何定曰民便之無
不喜者常曰舉朝方共爭是事君勿為此言定即往
白安石且曰定但知據實以言不知京師乃不許安
石大喜立薦對帝問青苗事定曰民甚便之於是諸
言新法不便者帝皆不聽命定知諫院宰相言前無
選人除諫官之例遂拜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
求蘇頌李大臨言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
薦寘憲臺雖朝廷急于用才度越常格然墮察法制
所益者小所損者大封還制書詔論數四頌等執奏

陳薦

不已並坐累格詔命落知制誥天下謂之熙寧二舍
人未幾監察御史陳薦言定頃為涇縣主簿聞母仇
氏歿匿不為服定自辨實不知為仇氏所生故疑不
敢服而以侍養辭官曾公亮謂當行追服安石力主
之罷薦御史而改定為崇政殿說書監察御史林旦
薛昌朝范育復言定不孝之人不宜居勸講之地并
論安石之罪安石又白罷三人定亦不自安求解說
書乃授檢正中書吏房直舍人院 知金州張仲宣
坐枉法賊法官援知台州李希輔例杖脊黥配海島
判審刑院蘇頌言于帝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

罷林旦薛
昌朝范育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五品。今黥之，使與徒隸為伍。雖其人無可矜所重者，
汚辱衣冠耳。帝曰：善。詔自後百官坐罪免杖黥而流
海外，因著為令。

論曰：宋以忠厚立國，藝祖以來每事務從寬大。唯
於賊吏不齒，衣冠往往籍產弃市，大赦不原。故雖
中人以下，不畏犯義，亦畏犯刑。吏治之善多由于
此。杖黥流配已為末減，顧猶免之，自是簠簋不飾，
其為衣冠之辱大矣。

程顥張
戡李常

壬午罷監察御史裏行程顥。張戡右正言李常時顥
上疏言：臣聞天下之理本諸簡易而行之以順道，則

事無不成。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捨
之而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
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
不一致。國政異出，各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
能有為者也。况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小臣實
預大計，用賤陵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
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行也。設令由此僥倖，事有
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
福。矧復天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
皆陛下所當仰測天意，俯察人事者也。臣奉職不肖，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議論無補望早賜降責帝令顯請中書議王安石方
怒言者厲色待之顯徐言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
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媿屈戡與臺官王子韶論新
法不便乞召還孫覺呂公著又上疏論王安石亂法
曾公亮陳升之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李定
以邪諂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辨給假經術以文奸言
豈宜勸講君側又請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
戡曰戡之狂直宜爲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
陳升之從旁解之戡曰公亦不得爲無罪升之有愧
色常上言均輸青苗歛散取息傳會經義何異王莽
猥析周官斥言以流毒天下安石遣所親密諭意常
不爲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實不出本勒民出息帝
詰安石安石請令常具官吏主名常以非諫官體不
奉詔顯言旣不行懇求外補而戡常亦各乞罷乃罷
常通判滑州戡知公安縣子韶知上元縣安石素善
顯及是雖不合猶敬其忠信但出爲京西路提點刑
獄顯上疏曰臣伏蒙聖恩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
獄已瀝懇誠不敢祗受願從竄謫日冀允俞不避煩
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冗散過蒙陛下拔擢寔在言責
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爲心不

敢以揚已矜衆爲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優容，故常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忍爲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臨照。然臣學術寡陋，智識闊疎，徒有捧上之心，曾微回天之力。近以力陳時政之失，并論大臣之非，不能裨補聖明，是臣墮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豈意刑書未正，而恩典過頒。使臣粗知廉隅，必不敢蒙耻冒就。如其見利忘義，覩面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用。况臺諫之任，朝廷綱紀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得進職而去。

臣恐綱紀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效請。伏望陛下開白日之照，厲嚴霜之刑，投諸荒陬，實所其分。臣無任瀝血祈天之至，乃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數日之間，臺諫一空。安石以外議紛紛，請以姻家謝景溫爲侍御史知雜事，帝從之。張載按苗振獄，成還朝會第，載以言得罪，載乃謁告西歸，屏居終南山下，敝衣蔬食，專精問學，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自秦漢以來，學者之大弊也。故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也。嘗以

定性之學問。于程顥答書曰。承教諭以定性未能
不動。猶累於外物。此賢者慮之熟矣。尚何俟小子之
言。然嘗思之矣。敢貢其說於左右。所謂定者。動亦定。
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
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
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
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
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
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

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
定。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
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
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
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
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
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明則尚何
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
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于心。而繫于物也。是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則聖人豈不應于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
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
怒之正爲如何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
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
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心之精微。口不能
宣。加之素拙。于文辭。又吏事匆匆。未能精慮。當否。行
報然舉大要。亦當近之矣。道近求遠。古人所非。惟聰
明裁之。載得之大悅。五月癸巳。詔並邊州郡毋給
青苗錢。甲辰。詔罷制置三司條例。歸中書。以呂惠卿
兼判司農寺。先是言者皆請罷條例。司帝問安石可

併入中書否。安石言。修條例未畢。且臣與韓絳共領
是司。每請開奏事。今絳在密院。未可併請。緩之。至是
絳入中書。乃降詔。以其事還中書。又以手扎諭安石。
凡修條例。掾屬悉授以官。青苗免役農田水利等法。
付司農寺。命呂惠卿掌之。王安石暇日。偶閱晏殊所
作小詞。笑曰。爲宰相而作小詞。可乎其弟安國曰。彼
亦偶然耳。顧其事業。豈止是邪。時呂惠卿在座。遽曰。
爲政必先放鄭聲。况自爲之乎。安國正色曰。放鄭聲。
不若遠佞人也。惠卿以爲說已。銜之。辛亥。賜進士
蘇丕號。安退處士。丁巳。以審官院爲東院。別置西院。

王安國

蘇丕

出胡宗愈

紛更

是月遼立賢良科令進是科者先以所業十萬言
 進 六月丙戌罷知諫院胡宗愈舊制文選屬審官
 院武選屬樞密院至是帝與王安石議分審官為東
 西院東主文西主武以奪樞密之權且沮文彥博也
 彥博言于帝曰若是則臣無由與武臣相接何由知
 其才而委令之哉帝不聽宗愈亦力言其不可且言
 李定匿喪不孝帝惡之手詔宗愈潛伏奸意中傷善
 良出通判真州 以朱壽昌通判河中府壽昌父英
 守京兆時妾劉有娠而出生壽昌數歲乃還父家母
 子不相聞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得飲食罕

朱壽昌

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及知廣州軍與家人訣棄官
 入秦誓不見母不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
 餘矣京兆守臣錢明逸以聞詔壽昌赴闕時言者共
 攻李定不服母喪王安石力主定因忌壽昌及壽昌
 至不甚褒顯但付審官院授通判河中府居數歲其
 母卒壽昌居喪幾喪明天下稱其孝士大夫多以歌
 詩美之蘇軾為作序且激世人之不孝者李定見而
 銜之 秋七月辛卯歐陽修徙知蔡州 壬辰罷樞
 密使呂公弼初公弼以王安石變法數勸其務安靜
 安石不悅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竊其藁以示

罷呂公弼

馮京

夏人復仇之師

安石安石先白之帝怒遂出公弼知太原府呂氏號嘉問為家賊初御史中丞馮京言薛向總利權無績效近者復除天章閣待制於侍從為最親非向所堪處帝不悅以語安石安石請改用京帝從之以為樞密副使八月己卯夏人寇環慶州以韓絳為陝西宣撫使先是夏人築開訛堡知慶州李復圭合蕃漢兵三千遣裨將李信劉南禦之信等大敗而還復圭懼欲自解既執信等斬之復出兵追夏人殺其老幼二百以功告捷至是夏人大舉入環慶攻大順城系遠砦荔原堡兵多者號二十萬少者不下一二萬

郭慶等

屯于榆林游騎至慶州城下九日乃退鈴轄郭慶等數人歿焉韓絳請行邊王安石亦請絳曰朝廷方賴安石臣宜行乃以絳為陝西宣撫使授以空名告敕得自除吏尋命兼河東宣撫使九月以曾布為崇政殿說書判司農寺王安石常欲置其黨一二人于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遭父喪去職安石遂薦布代之布資序淺人尤不服尋罷山陰陸佃嘗受經于安石至是應舉入京師安石問以新政佃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還為擾民安石驚曰何乃爾吾與惠卿議之又訪外議佃曰公樂聞善古所

此又一概會

陸佃

未有然外間頗以為拒諫安石笑曰吾豈拒諫者但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召佃謂之曰惠卿言私家取債亦須一鷄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詭言民無不便佃說遂不行以劉庠知開封府庠不肯屈事王安石安石欲見之或以為言庠曰安石自執政未嘗一事合人情往將何語邪卒不往而上疏極言新法非是帝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濟治乎庠對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敢附大臣也庚子曾公亮罷公亮初嫉韓琦故薦王安石以間之及同輔政知帝方向安

石凡更張庶事一切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嘗遣其子孝寬參其謀至帝前畧無所異由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深德之公亮以老求去遂拜司空侍中集禧觀使蘇軾嘗從容責其不能救正變更公亮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猶以公亮不盡阿附已於是聽其罷相辛丑以馮京參知政事吳充為樞密副使京為中丞時嘗疏論王安石更張失當累數千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不從至是用之翰林學士司馬光乞差前知龍水縣范祖禹同修資治通鑑許之光進讀資治通鑑至張釋之論膏夫

呂陶

孔文仲

利口乃言曰孔子稱惡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家蓋其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以賢為不肖以不肖為賢人君苟以為賢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時呂惠卿在側光蓋指之也 乙巳親策賢良方正太原判官呂陶對曰陛下初即位願不惑理財之說不聞老成之謀不與疆場之事陛下措意立法自謂庶幾堯舜然以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而思之乎及奏第帝顧王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沮帝覺之使馮東竟讀稱其言有理會范鎮所薦台州司戶參軍孔文仲對策凡九千餘言力論安

齊恢
孫固

右所建理財訓兵之法非是宋敏求第為異等安石怒啓帝御批罷文仲還故官齊恢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力論文仲不當黜帝不聽范鎮上疏言文仲草茅疎遠不識忌諱且以直言求之而又罪之恐為聖明之累亦不聽呂陶亦止授通判蜀州癸丑翰林學士司馬光求去上曰王安石素與卿善何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善安石就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亦毀之彼一人之身何前是而後非必有不信者矣求去益力

通鑑卷三十一 宋紀 神宗二

通鑑卷三十一
乃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冬十月戊寅，陳升之以母憂去位，升之與安石忤，安石數侵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十旬，會母喪去。貶秦鳳經畧使李師中知舒州。先是，建昌軍司理王韶請闕上平戎三策，以爲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喇氏子孫瞎征差盛，爲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

貶李師中

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爲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畧司機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師中以爲不便，詔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稍籠商賈之利，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爲本。韶秦鳳經畧司以川交于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多事，所得不補所失。安石主韶議，爲削師中職，徙知舒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閒田所在。

竇舜欽
李若愚

僅得地一項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
安石又爲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
韶太子中允初師中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
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知鄞
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它日亂天下者必斯
人也世稱其先識

論曰人之欲有爲于天下而以天下之事爲已任
者固天下之所震而忌焉者也孝肅參政而人且
謂天下自此多事宜乎介甫有所不免也

陳舜舉

越州山陰知縣陳舜俞自劾違背不散青苗錢降監

失名

劉蒙

南康軍稅竟卒于謫所蘇軾哭之以文稱其學術才
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
之云許州長葛知縣白提舉常平官言免役不便
使之條析置不報不肯治縣事求去提舉官劾之奪
其官劉蒙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令
議免役法蒙以爲不便不肯預議退而條上其害即
投劾乞罷亦奪官歸鄉帝諭王安石曰聞三不足
之說否安石曰不聞帝曰陳薦言外人云卿以爲天
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
試館職策問意指此三事安石默然翰林學士范

罪范鎮

鎮乞致仕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于朝請謝事
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
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
為御史反為之罷舍人逐臺諫王韶上書肆意欺罔
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及不
用蘇軾則倚撫其過不悅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
二人况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
鑑乎因復極言青苗之害且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
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
疏入王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乃自草制極詆之

遂以戶部侍郎致仕凡所宜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
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為耳目以除壅蔽之奸任老成
為腹心以養中和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
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
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
為此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
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歎生禍福天也
吾其如天何 十一月己丑官節行之士二十一人

燕達

甲辰夏人寇大順城都監燕達等擊走之 十二
月改諸路更戍法初太祖懲五代之弊用趙普策以

四方勁兵列營京畿以備宿衛分番屯戍以捍邊圉于時將帥之臣入奉朝請獷暴之民收隸尺籍雖有桀驁恣肆而無所施其間為什長之法階級之辨使之內外相維上下相制截然而不可犯其後定兵制天子之衛兵以守京師更番戍邊者曰禁軍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曰廂軍選於戶籍或應募使之團結以為所在防守者曰鄉軍其籍塞下以為藩籬者曰蕃軍大抵四者而已至是議者以更戍法雖無難制之患而兵將不相識緩急不可恃乃部分諸路將兵總隸禁旅使兵知其將將練其兵平居知有訓

厲而無番戍之勞尋置京畿河北京東西路二十七將陝西五路四十二將然禁旅盡屬將官飲食嬉遊養成驕惰又將官遂與州郡長吏爭衡每將各有部隊將訓練官等數十人而諸州舊有總管鈐轄都監監押設官重複虛破廩祿知兵者皆知其非卒不能奪也 乙丑立保甲法時王安石言先主以農為兵今欲公私財用不匱為宗社長久計當罷募兵用民兵乃立保甲其法十家為保有保長五十家為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為都保有都保正副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為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以壯勇

立法原善
奉行過矣

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授之
弓弩教之戰陣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
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強奸畧人傳習妖
教造蓄蠱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
非敕律所聽糾皆無得告雖知情亦不坐若於法鄰
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鄰
雖不知情科失覺罪逃移歿絕同保不及五家併它
保有自外入保者收爲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
家則別爲保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各提點刑獄趙子
幾迎安石意請先行于畿甸詔從之遂推行於永興

名

秦鳳河北東西五路以達於天下於是諸州籍保甲
聚民而教之禁令苛急徃徃去爲盜郡縣不敢以聞
判大名府王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
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于罪罟也浸淫爲大盜其兆
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裁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
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抗章不已帝悟
由是下戶得免丁卯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王
珪參知政事時絳開幕府於延安詔即軍中拜之珪
爲翰林學士承旨典內外制十八年嘗因齋宮賦詩
有所感嘆帝聞而憐之遂有是拜戊寅行募役法

先是詔條例司講立役法條例司言使民出錢募人充役即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命呂惠卿曾布相繼草具條貫踰年始成計民之貧富分五等輸錢名免役錢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等第輸錢名助役錢凡輸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額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額直又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謂之免役寬剩錢用其錢募人代役既試用其法于開封府遂推行于諸路既而東明縣民數百紛然請開封府訴帝知之以詰安石安石力言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

此事不必
又爭

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尋以臺諫多論奏因謂安石宜少裁之安石對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邪司馬光言上等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使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下等戶及單丁女戶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鰥寡孤獨之人俱不免役夫力者民之所生而有穀帛者民可耕桑而得至于錢者縣官之所鑄民之所不得私爲也今有司立法惟錢是求歲豐則民賤糶其穀歲凶則伐桑棗殺牛賣田得錢以輸民何以爲生乎此法卒行富室差得自寬貧

者困窮日甚矣帝不聽 庚辰命王安石提舉編修
三司令式時天下以新法騷然邵雍屏居于洛門人
故舊仕宦中外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雍雍曰正
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
分之賜矣投劾何益邪

戊午三月十一日加點了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三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

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三十三

立亥
一年

神宗三

熙寧四年春正月己丑韓絳使种諤襲夏人敗之絳
素不習兵事開幕府于延安措置乖方選蕃兵爲七
軍復以种諤爲鄜延鈐轄知青澗城信任之命諸將
皆受其節制蕃兵皆怨望絳與諤謀出兵取橫山安
撫使郭達曰諤狂生耳朝廷徒以种氏家世用之必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誤大事。絳奏達沮軍事，召還之。既，諤師襲敗夏人于囉兀，因以衆二萬城焉。自是夏人日聚兵爲報復計。呂公弼言：「諤稔邊患，不便宜戒之，弗聽。」已而絳言：「諤入夏之功，乞加旌賞，詔從之。」壬辰，鬻廣惠倉田。廣惠倉田，本絕戶業以賑濟者也。王安石請鬻之以爲河北、東西、陝西、京東四路常平倉，糴本詔從之。二月丁巳，更定科舉法。從王安石議，罷詩賦及明經諸科，專以經義論策試。王安石又謂孔子作春秋，寔垂世立教之大典，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詞，自經秦火，煨燼無存。漢求遺書，而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自

今觀之，一如斷爛朝報，決非仲尼之筆也。儀禮亦然。請自今經筵毋以進講學校，毋以設官貢舉。毋以取士從之時，詔議科舉，咸謂宜變法。便蘇軾獨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名，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雖因今之法，臣以爲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况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爲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三代聖人復生于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固嘗立學矣。天下以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

此說與程
淳公相左
是文忠誤
處

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
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宮室斂民財
以養遊士置學立師而又時簡不帥教者屏之遠方
徒爲紛紛其與慶曆之際何異至于貢舉或曰鄉舉
德行而畧文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舉唐
故事采譽望而罷彌封或欲變經生帖墨而考大義
此數者皆非也夫欲興德行在於君人者修身以格
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
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
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

意者無所不至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
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爲無用然自祖宗
以來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矧自唐
至今以詩賦爲名臣者不可勝數何負于天下而必
欲廢之帝喜曰吾固疑此得軾議釋然矣它日王安
石言於帝曰今人材乏少且其學術不一異論紛然
不能一道德故也欲一道德則當修學校欲修學校
則貢舉法不可不變若謂進士科詩賦亦多得人自
緣仕進別無它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
未也今以少壯之士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

是

改試士法

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所未習。此科法敗壞人材。致不如古。既而中書門下又言古之取士皆本學校。道德一於上。習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為於世。今欲追復古制。則患於無漸。宜先除去聲病。偶對之。文使學者得專意經術。以俟朝廷興建學校。然後講求。三代所以教育選舉之法。施之天下。則庶幾可以復古矣。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誤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

夏人再舉
復仇之師

為中格。不但如明經墨義。倉解章句而已。其殿試則專以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第一等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同學究出身。舊制進士入進謝恩。銀百兩。至是亦罷之。仍賜錢三千為期集費。三月丁亥。夏人陷撫寧。諸城初種。謬進築永樂川。賞通嶺二砦。分遣都監趙璞。燕達築撫寧故城。及分荒堆三泉吐渾川開光嶺葭蘆州四砦。與河東路修築各相去四十餘里。已而夏人來攻順寧砦。遂圍撫寧。折繼昌高永能等擁兵駐細浮圖。去撫寧咫尺。囉兀兵勢尚完。謬在綏

德節制諸軍聞夏人至茫然失措欲作書召燕達戰
憚不能下筆顧運判李南公涕泗不已由是新築諸
堡悉陷將士沒者千餘人詔棄囉兀城治謬罪責授
汝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絳坐興師敗劾罷知鄧州
果不出郭遠所料云 庚寅始命諸州置學官率給
田十頃贍士并置小學教授 辛卯詔察奉行新法
不職者陳留知縣姜潛到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
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
曰民不願矣即移疾去山陰知縣陳舜俞上書極論
新法謫監南康軍鹽酒稅至是復上書言青苗法實

姜潛

舜俞不終

便初迷不知爾識者笑之 都水監丞宋昌從內侍
程昉之議請浚漳河役兵萬人哀一百六十里帝患
財用不足文彥博曰足財用在乎安百姓安百姓在
乎省力役且河久不開不出於東則出于西利害一
也今發夫開治徙東從西何利之有會京東河北風
變異常民大恐帝手詔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
漳河之役妨農來歲為之未晚 夏四月癸酉以司
馬光判西京留臺先是光在永興以言不用乞判西
京留臺不報又上疏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
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

罷司馬光

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唯安石是信附之者，謂之忠良政之者，謂之讒慝。臣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若臣罪與范鎮同，即乞依鎮例致仕。若罪重于鎮，或竄或誅，所不敢逃。久之乃從其請。光既歸洛，自是絕口不復論事。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入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竦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

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軾權開封推官，將因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所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于外，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為術，人皆知其難也。汴

與其請治
河不如講
用兵

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
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
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
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
江浙之間數郡額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
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
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許抑配而
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
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
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

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
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
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
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
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
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末年吏多
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濟之以智能招來
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
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

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將以折奸臣之萌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

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為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軾向丁憂歸蜀，乘舟商販，詔下六路捕逮，篙工水師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時新法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以鄧綰為侍御史，判司農寺，初綰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專政，乃條上時事數十，以為宋興百年，習安玩治，當事更化，且言陛下得伊周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民莫不歌舞聖澤，願勿移于浮議，而堅行之。復貽安石書，極其諛佞。由是安石力薦于帝，遂驛召對。會夏人寇慶州，綰于帝前敷陳甚悉，帝問識王

通鑑卷三十三 宋紀
安石呂惠卿否縮對曰不識也帝曰安石今之古人
惠卿賢人也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屬安石致齋陳
升之以縮練習邊事使復知寧州縮聞之不樂誦言
急召我來乃使還邪或問君今當作何官縮曰不失
為館職得無為諫官乎明日果除集賢校理檢正中
書孔目房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它笑
罵好官還我為之尋同知諫院時新法皆出司農而
呂惠卿居憂曾布不能獨任其事安石欲藉縮以威
衆故有是命 五月甲午右諫議大夫呂誨卒誨字
獻可其先幽州人後家于洛陽幼孤力學性沉厚不

妄交游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自舉進士為尉令以
至通顯無論中外一以天下民物為慮平居容貌語
言恂恂和易遇義所當為則直前向往如救焚溺義
所當言則正色直詞不少假借如其非義則引避遠
去唯恐墜焉會有疾表乞致仕曰臣本無宿疾偶值
醫者用術垂方妄投藥劑浸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祗
憚跋戾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勢已及此為之奈何
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託良以為憂
蓋以身疾喻朝政也至是病亟司馬光往省之至則
目已瞑聞光哭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

劉航

之遂卒年五十八海內識與不識咸痛惜之可馬光
為誌其墓言獻可為中丞時有侍臣在官家居者朝
楚稱其才以為古今少倫天子引參太政眾皆喜于
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抗章條其過失曰誤天下蒼
生者必此人也初誌未成河南監牧使劉航自請書
石既見其文遲迴不敢書以安石在相位也航之子
安世曰成吾父之美可乎代書之航又陰祝呂氏諸
子勿摹本示人恐非三家之福時蔡延禧欲中光厚
賂刻工摹獻安石安石得之懸壁省覽且謂其門下
士曰君實此誌西漢之文也 丙午高麗來貢高麗

劉安世

羅拯

為遼所阻不通中國者四十二年至是福建轉運使
羅拯令商人黃貞招接通好高麗王徽乃因貞還移
牒福建願備禮朝貢拯以聞朝議謂可結以謀遼乃
命拯諭意徽遂遣其民官侍郎金梯等由登州入貢
自是與中國復通聘貢相繼 保甲法行帝聞鄉民
憂無錢買弓矢加以傳惑徙之戍邊父子聚泣語王
安石曰保甲宜緩而密安石對曰日力可惜韓維時
知開封上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指斷
腕以避丁者乞候農隙排定帝以問安石安石對曰
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帝曰民言合而聽

之則聖亦不可不畏也安石對曰爲天下者如止欲
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爲之張官置吏也
大抵保甲法不特除盜固可漸習爲兵且省財費惟
陛下果斷不恤人言以行之帝遂變河東北陝西三
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安石由此益惡維帝欲命維
爲御史中丞維以兄絳居政府力辭安石因言維善
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乞免其請會文彥博求去帝
曰密院事劇當除韓維佐卿明日維奏事殿中以言
不用力請外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留輔政維對曰
使臣言得行勝於富貴若緣攀附舊恩以進非臣之

出韓維

願也乃出知襄州 六月甲子知蔡州歐陽修致仕
修以風節自持既連被污夔年六十即乞謝事及徙
青州上疏請止散青苗錢帝欲復召執政王安石力
詆之乃徙蔡州至是求歸益切馮京請留之安石曰
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
郡在朝廷則壞朝廷留之安用乃以太子少師致仕
甲戌富弼在亳州持青苗法不行曰如是則財聚
於上人散於下提舉官趙濟劾弼沮格詔旨鄧綰乞
付有司鞫治乃落弼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以大僕
射移判汝州王安石曰弼雖謫猶不失富貴管絃以

謫富弼

楊繪

方命極其工以象恭流彌兼二罪止奪使相何由沮
姦帝不答弼行過應天謂判府張方平曰人固難知
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
貢舉或稱安石文學辟以考校既至院中之事皆欲
紛更方平惡其為人檄之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弼有
愧色蓋弼亦素喜安石也 秋七月辛卯北京新堤
第四第五埽決漂溺館陶永濟清陽以北遣內侍都
知張茂則乘驛相視 丁酉御史中丞楊繪言提舉
常平張覲等科配助役錢一戶多者至三百千乞少
裁損以安民心不聽時賢士多引去以避王安石楊

劉摯

繪又上疏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
去范鎮年六十有二呂誨年五十有八歐陽修年六
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
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聞而
深惡之 劉摯為安石所器拜監察御史裏行入見
帝面賜袞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
識對曰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
曰君子小人之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
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
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天下有喜

於敢為有樂于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因陳率錢助役十害，會楊繪又論提刑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禁，過縣民使訟助役事，據以它故，下蕃于獄而自鞫之。是希安石意指，又言助役之難行者有五，劉摯亦論趙子幾摺據賈蕃是欲鉗天下之口，乞按其罪。于是安石大怒，使知諫院張璪取繪摯所論助役十害五難行之事，作十難以詰之。璪辭不為，曾布請為之。既作十難，且劾楊繪、劉摯欺誕懷向背，詔下其疏于繪、摯，使各言

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奮然曰：為人臣，豈可歷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曰：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于內有大臣親黨為監司，提舉官行之。於諸路其勢甚易矣。然曠日彌年，終未有定論者，為不順乎民心也。臣待罪言責，采士民之說以聞職也。今乃遽令分析交口相直，無乃辱陛下耳目之任哉。所謂向背，則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願以臣章并司農奏宣示百官，考定當否，不報。明日復上疏曰：陛下夙夜勵精，以親庶政，天下未致于安，且治者誰致

之邪陛下注意以望太平而自以太平為已任得君
專政者是也二三年間開闔搖動舉天地之內無一
民下物得安其所者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
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曆日而官自鬻之推此以
往不可究言輕用名器淆混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
為無能使少儂穉者取之為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
為流俗敗常害民者謂之為通變凡政府謀議經畫
除用進退獨與一掾屬曾布者論定然後落筆同列
預聞反在其後故奔走乞丐之人布門如市今西夏
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

貶繪謫擊
能操

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
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
大臣也疏奏安石欲竄擊嶺外帝不許詔貶繪知鄭
州謫擊監衡州鹽倉璪亦落職遣察訪使徧行諸路
促成役書八月以王雱為崇政殿說書雱安石子
也為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年十三時得秦
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
敵強而邊患博矣故安石聞王韶開熙河議因力主
之雱未冠已著書數十萬言舉進士調旌德尉氣豪
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

敗局始矣
大臣為子
孫富貴計
未有不立
敗者其氣
短矣

始言誅異
議者

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
處安石欲帝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論天下事者
三十餘篇及注道德經鏤版鬻于市遂傳達于帝鄧
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
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且言
不誅異議者則法不行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
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為人
所沮故與程君議之雱大言曰梟韓琦雷弼之首于
市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顥曰方與參政論國
事子弟不可預姑退雱不樂 庚申復春秋三傳取

士 癸酉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時議取河湟自
古渭砦接青唐武勝軍應招納蕃部市易募人營田
等事並令王韶主之韶至秦會諸將以蕃部僉龍珂
在青唐最大渭源羌與夏人皆欲羈縻之議先致討
韶因按邊引數騎直抵其帳諭以成敗遂留宿明日
兩種皆遣其豪隨韶以東龍珂率其屬十二萬口內
附龍珂既歸朝自言平生聞包中丞朝廷忠臣乞賜
姓包氏帝如其請賜姓包名順 是月河溢澶州曹
村埽決鎮寧僉判程顥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
劉渙以事急告顥一夜馳至帥俟于河橋顥謂帥曰

劉渙

曹村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顥，曰：君自用之，顥得印不暇入城。省親逕走決堤，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村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自効。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顥命善泅者，銜細繩以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顥顧謂衆曰：得彼巨木橫流入口，則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誠所致。

九月，鬻諸路坊場，河渡募人承買，收取淨利。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旣而司農并祠廟鬻之，聽民爲賈區其中。

鮮于侁

冬十月，以鮮于侁爲利州轉運副使。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州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侁時爲判官，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不從。遂各爲奏。時諸路役書皆未就，帝是侁議。諭司農曾布使頒以爲式，因黜瑜。而擢侁副使，兼提舉常平。初，王安石居金陵，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嘗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及安石用。

事。先乃上書論時政曰。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其它逆治體而召民怨者。不可槩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帝稱其有文學。可用。安石曰。何以知之。帝曰。有章奏在。安石乃不敢言。旣爲副使。部民不請青苗錢。安石遣吏詰之。先曰。青苗之法。願取則與。民自不願。豈能強之哉。蘇軾稱先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戊辰立太學生三舍法。宋初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應廕者爲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孫及庶人子孫俊異者爲之。試論策經義。如進士法。及帝即位。垂意儒學。以天下郡

縣旣皆有學。歲時月各有試程。其執能以差次升舍。其最優者爲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而特賜之第。遂專以此取士。又以慶曆中嘗置太學內舍生二百人。帝漸增至九百人。至是因言者論太學假錫慶院西。北廊甚湫隘。乃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自主判官外。增置直講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令中書遴選。或主判官奏舉。釐生員爲三等。始入太學。爲外舍。定額爲七百人。外舍升內舍。員三百內舍。升上舍。員一百。各執一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其業。優等以次升舍。上舍免發解。及禮部試。召試賜

漸行淳公疏

神宗三

通鑑卷三十三
第其正錄學諭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一貢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復薦之于中書除官其後增置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至二千人歲一試補內舍生間歲一試補上舍生彌封謄錄如貢舉法十一月壬子朔詔凡賞功罰罪事可懲勸者月頒之天下壬寅開洪澤河達于淮十二月辛亥朔詔增賜國子監錢四千緡丙寅省諸路廂軍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決口鎮寧河清卒于法不它役程昉爲都水丞特中人之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僉判程顥以法拒之昉請于朝

應變

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顥曰此逃歿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顥自當之即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入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顥言其而氣懾既而揚言於衆曰澶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于上同列以告顥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

通鑑卷三十三

戊午三月望加點了

林學士

宋元通鑑卷第三十三

毛長子

